

專書導讀

課程研究

12卷1期 2017年3月 頁111-118

## 你得了語言癌嗎？ 評介《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

王淳瑩



書名：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

作者：何萬順、蔡維天、張榮興、徐嘉慧、魏美瑤、何德華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2016年1月

---

王淳瑩，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E-mail: cwang77@hotmail.com

doi: 10.3966/181653382017031201006

## 壹、前言

你在和他人講話時是否會使用像是「其實」、「……的部分」、「這個」等詞？或者你是否曾聽過「現在幫您做清理桌面的動作」、「消防隊員正在做滅火的動作」這種「做……的動作」的句型呢？近年來，許多媒體紛紛以「語言癌」來稱呼這種看似有著的贅語或是將動詞以名詞的方式述說語句，但這真的是種「癌」嗎？語言的表達方式真有所謂的好或壞嗎？許多臺灣的語言學家將其對於語言癌的看法集結於《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一書之中。

《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是由何萬順、蔡維天、張榮興、徐嘉慧、魏美瑤及何德華等任教於臺灣各大學之教授，針對語言癌議題提出之觀點集結而成，核心議題圍繞在語言是否有好壞之分並分析語言癌的功能及語法。全書分為六個章節，由每位教授依其專長分別針對語言癌之使用提出其看法及解析。第一章為〈語言癌不癌〉，由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萬順教授從客觀的態度解析語言，平反語言「癌」之名；第二章為〈別鬧了，余光中先生！〉，由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暨中文系蔡維天教授從生成語法的角度檢示語言癌之生成；第三章為〈譬喻與修辭：語言癌的深度剖析〉，由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張榮興教授從認知層面解釋語言癌之生成原因；第四章為〈語言癌？語言使用之觀點〉，由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徐嘉慧教授探討語言癌的形式與結構；第五章為〈語言潔癖 PK 語言癌〉，由東吳大學英文系魏美瑤教授從語言多樣性的觀點說明語言癌的使用無關對與錯；第六章為〈語言癌：必也正名乎！〉，由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教授主筆，討論並記錄與幾位語言學家談論語言癌現象的內容。

使用贅語及將其他詞名詞化的方式呈現是中文裡常見的「癌細胞」。語言癌的語言使用方式有著不同的功能，沒有所謂的好與壞。語言學家們指出語言癌的使用可從語法、社會文化及認知等層面進行討論。

## 貳、語言會成「癌」嗎？

許多人認為時下年輕人常使用「其實」、「……的部分」、「這個」、「……的動作」等用語是受到英文文法的影響，認為那是一種中文惡性西化的現象並將其

稱之為「語言癌」，進而指責時下年輕人缺乏閱讀且思考能力低落；本書作者群則持反面的看法，認為看待語言的態度直接影響到人們認為語言使用的好與壞。當教育部官員、學者、大考中心的人跳出來主觀地指責語言癌現象時，語言學家則是客觀地觀察並描述語言癌的形態。魏美瑤（2016，頁 138）指出，語言癌之所以受到批評是因為「語言癌本身沒有資訊意義，是累贅又錯誤的用法，它的出現代表語文能力低落」。但這種將語言視為病症的情況，其實是人們對於語言使用的某種偏執或者是有些「語言潔癖」的患者想要規範或標準化語言的用法。

大眾對於「標準語言」的認知通常是直接聯想到最具權威性的語言，但魏美瑤及何德華兩位教授認為標準語言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示，無法明確定義。再怎麼具有權威性的語言也絕對不會制式得一成不變，語言的使用本來就會因時代變遷及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某些人主張語言癌需要矯正並強制規範語言的用法正是有語言潔癖的表現，語言的使用既然沒有所謂的好與壞，自然也沒有「治療」的必要。

### 參、癌細胞之生成——語言癌的語法結構

蔡維天教授指出，若要說使用贅語或將語詞名詞化的語言表達方式是種「癌」，那現今所使用的「白話文」豈不成了古代「文言文」的「癌」？語言癌的出現有其語法基礎，是語言的一種變體而非是惡性西化的產物，如「清理」可以說成是「做一個清理」，從一個動詞述語變成一個動賓述語結構，「做」是一個輕動詞，在變化中失去它的本意，由後方的動詞取代其意義。

下列例句一與例句二表達出的意思雖然相同，但張榮興及徐嘉慧教授說明了例句一與例句二的語意中心不同。把「清理桌面」說成是「做一個清理桌面的動作」，將原本是動詞語意的詞組——「清理桌面」，轉換成修飾詞——「清理桌面的」，而新的語意中心則變成是「動作」這個名詞。雖然這兩種說法表達出的語意差不多，但是「清理桌面」的說法相對將動詞名詞化之後的結構來得生動。

例句一：清理<sub>動詞</sub> 桌面<sub>名詞</sub>

（語意中心）

例句二：做<sub>動詞</sub> 一個<sub>量詞</sub> 清理桌面的<sub>形容詞組</sub> 動作<sub>名詞/受詞</sub>

（語意中心）

徐嘉慧教授稱例句二的句型是一個用來修飾受詞的中心語，是「動詞修飾的形式」。句子裡的動詞組則為「動詞修飾結構」，用來修飾後方的名詞。還有另一種「動詞名詞化的形式」，是指將動詞做名詞使用的形態，如例句四。

例句三：閱讀<sub>動詞</sub> 佛經<sub>名詞</sub>

例句四：做<sub>動詞</sub> 一個<sub>量詞</sub> 佛經的<sub>形容詞組</sub> 閱讀<sub>名詞</sub>

徐嘉慧教授將例句四中的動詞組稱之「動詞名詞化的結構」，因為其中的主要動詞為前方的「做」，後方的名詞是從原本例句三中的動詞轉變而來的，但由於「做」是輕動詞，在例句四中這個動詞的意思被「閱讀」取代。

## 肆、隱喻的使用生成語言癌

語言癌的生成也與人們的認知相關且帶有隱喻的意涵，且「語言癌」一詞本身就是個隱喻。張榮興教授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切入，指出語言癌的使用本身也反映出人們認知層面上的意涵。例如，中文名為「牙籤」的物品，臺語稱為「齒戳仔」，英語則稱為“toothpick”，上述三個詞雖然指的是同一種物品，但是強調的面向不同。首先不論是「牙」、「齒」、「tooth」，都指這個物品與人體口腔中的牙齒有關，但「籤」、「戳仔」、「pick」顯示出語言所凸顯的不同面向。「籤」和「戳仔」的「仔」指的是物體的外在形象，「戳」和“pick”指的是「挑、剔除」這個動作，由此可看出不同語言對於同一事物強調的概念也不盡相同。不同語言的使用反應出人們對於事物認知的不同面向，語言癌的運用也能傳遞上下位詞的認知概念。例如，名廚阿基師在澄清疑似婚外情的事件時，於記者會上用了許多下位詞，如嘴對嘴及擁抱，組成「……的動作」的句子，將「婚外情」這個上位概念遠遠地隱匿於背後。可見說話者想讓大眾的焦點放在「外部動作」的面向，而去模糊「婚外情」這個內在的面向，也可避免提及這些動作的接受者以降低負面的意義，以維護其長久來於大眾心中的形象。此外，張榮興教授指出當人們使用贅語來表達概念時，往往是為了「凸顯事物更細緻的面向」。由於時代進步快速，人們語言認知中對於事物的分類範疇跟不上社會的發展時，就容易造成語言癌的發生。

## 伍、語言癌——壞細胞？好細胞？

語言癌的使用雖然沒有傳遞新訊息，但語言癌的使用有其目的性。除了上述用來模糊焦點及凸顯事物更為細緻的面向的功能之外，何萬順教授以前教育部長吳思華上政論節目大量使用「其實」的例子說明「其實」這個詞除了加強語氣之外，還隱含著說話者已預設了立場的意味，「其實」意指對方原本的認知是「不實」。例如，「其實小明才 30 歲」這個句子意指某人原本的認知有誤，以為小明大於 30 歲。又以「做……的動作」為例，這個句型是合乎中文文法的，但有人批評與其說「做一個川燙的動作」不如直接說「川燙」就好。何教授指出這兩種說法的功能意義並不相同，使用「動詞修飾的形式」有強調動作的功能，如阿基師於節目中教授做菜的步驟時會說「接下來要做一個川燙的動作」或「做一個悶煮的動作」，用這樣的講話方式除了能清楚地說明做菜的流程及該做的動作時，也凸顯阿基師身為一位廚師的專業性。

此外，語言癌的使用往往也有表示客氣及禮貌的功能，因為「語言表達的長度與累贅往往是禮貌的象徵」（何萬順，2016，頁 49）。王品集團的服務生經常使用「做……的動作」的句型，加長句子以示禮貌，因重視顧客，所以願意多花時間及精力在口語之上。句子愈長表示愈禮貌，這點與英文的用法相似，如“thank you”比“thanks”來得禮貌，“thanks a million”又比“thank you”更禮貌。但這樣的說法有如雙面刃，當有人多費唇舌向你說明時，你也必須多花時間聽取說明，有的人覺得無所謂，有的人卻會覺得反感，禮貌與否的觀感仍因人而異。

## 陸、語言癌是正常細胞

如同本書之主張，於溝通時使用贅語及名詞化的方式是使用語言的方式之一。人們無法一直使用精簡的語言來溝通，若非兩人都有相同的背景及情境知識，溝通時就容易造成理解錯誤。使用贅語能夠平衡雙方的資訊落差，因而幫助解讀這些錯誤（Darlan, 1979）。贅語的使用是語言具有的特性之一，除了能協助人們理解歧義之外，也能使溝通過程更順暢。另外，Grace（1956）指出使用贅語也能增加說話者的自信，當說話者不確定聽話者與其有著相當程度的背景知識時，為確保聽話

者能夠正確地理解內容而會使用較多的贅語。將其他詞類名詞化在英文中是很常見的用法，把具非名詞性的詞名詞化後除了可以加強訊息內容的強度之外，亦可傳遞更複雜概念（Gao, 2012; Sword, 2012），像是將「過程」或「事件」透過隱喻轉成較抽象的概念以傳遞更多訊息（Halliday & Martin, 2004），如「小明寫了一封信給小美這件事讓我感到吃驚」，這句話是將「小明寫了一封信給小美」這個事件名詞化後，讓整個句子變成名詞組於另一個句子中扮演主詞的角色，以傳達較大量的訊息。使用名詞化的語詞也能提升語句的正式性及語言的一致性（Hu, 2002）。To、Le 與 Le（2013）檢視雅思（IELTS）的寫作後發現，使用較多名詞化語詞的文章獲得較高的分數。Sword（2012）則指出學術工作者、律師及商業作家偏好使用名詞化的方式來陳述內容，因為這使他們看起來更為專業。此外，禮貌理論（politeness theory）（Brown & Levinson, 1987）也能用來解釋人們使用贅語及名詞化語詞溝通的可能原因。人們在溝通時傾向為對方及自己留面子，因此傾向為對方保留一些對話的空間或是使用非直接的方式來溝通，以避免潛在的危機發生，所以人們可能會使用語言癌的方式來溝通，拉長句子表示禮貌並保持談話空間，減緩語言的直接性以避免冒犯對方的可能性發生。Grace（1956）指出 99% 的贅語都出現在要求禮貌的情況之下，在不改變訊息內容的情況之下為說話者及聽話者保留顏面。

## 柒、擔心得「癌」了嗎？

看完本文第一節後，是否開始「診斷」自己有沒有這些病症了嗎？不必擔心，根據本書作者群的見解，使用語言癌並沒有語法上的對錯問題，那只是一種能反應出個人認知或者是有著特定功用的溝通方式，無需因為他人的語言潔癖而感到自己生病了。聽話者可能沒有意識到說話者使用這種說話方式的目的，語言癌的功能因情境而異，如阿基師於電視節目使用「……的動作」的句型來凸顯其專業性，又於記者會上使用相同的句型來規避一些容易讓人聯想到婚外情的情結。此外，有時看似無意義的贅語也有其功能，如許暉林（2015）舉例有些記者於報導時被分配到 30 秒的時間，但由於報導的內容過少又不能讓那幾秒鐘的時間空白，只好塞一些贅語充時數。雖然這些被稱之為「癌」的語言使用方式受到語言潔癖患者大肆批評，但這樣的講話方式卻滿足了說話者當下想達成的特定目的。

雖然語言癌無害，但其在某些程度降低了語言的生動性也阻礙溝通。在英語中也有著類似的情形，名詞化的詞被批評為“zombie nouns”（僵尸名詞）（Sword, 2012, p. 1），因其降低了動詞的活性。雖然名詞化的詞能夠表達較複雜的概念，但也造成理解困難。Sword（2012）更指出，不是使用長又複雜的字句就表示說話者比其他人來得聰明。而贅語的使用也會造成歧義產生，如「現在為您上的是沙拉的部分」，就可能讓人想說那其他部分呢？裝沙拉的盤子或沙拉醬沒要一起上嗎？

最後，將使用贅語及名詞化的語言譬喻成「癌」或許與臺灣的教育型態——任何學習都有標準答案——有所關聯，因而產生了某些人認為只有特定的講法才是正確且標準的中文。在以考試為導向的教學之下，人們可能認為凡事都有一個標準及規範。部分人士無法客觀地像語言學家一樣檢示語言的用法，拿著以往認知中的「規範」批評贅語及名詞化的使用，並主張語言癌是造成國民語言能力低落的原因之一，然後要求政府及教育單位應立即矯正並規範語言的使用方式。但是語言隨時都在改變，贅語及動詞名詞化的出現也只是當今社會下的產物，若要拿著個人對語言的潔癖來批評並指稱他人得了語言癌，那是否應先檢示目前臺灣使用的華語是否符合北京的「普通話」？目前對於「語言標準」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但語言本身就存在著多樣性，了解這些差異對於學習者是有益的，如何應用所習得之「標準語法」並與各地人士溝通才是語言學習者最需要考量的事情。

## 參考文獻

- 何萬順 (2016)。語言癌不癌。載於何萬順、蔡維天、張榮興、徐嘉慧、魏美瑤、何德華 (主編)，*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 (頁 37-52)。臺北市：聯經。[Her, O.-S. (2016). Language Cancer. In O.-S. Her, W.-T. Tsai, J.-H. Chang, K. Chui, M.-Y. Wei, & D. V. Rau (Eds.), *Language Cancer? The views of linguistics* (pp. 37-52). Taipei, Taiwan: Linking.]
- 許暉林 (2015)。許暉林：再談「語言癌」——身為語文教師，我們該怎麼做？*天下雜誌*。取自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24/article/2586> [Hsu, H.-L. (2015). Hsu, Huilin: Re-discussing “Language Cancer”- What can we do, as a language teacher? *Commonwealth Magazine*. Retrieved from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24/article/2586>]
- 魏美瑤 (2016)。語言潔癖 PK 語言癌。載於何萬順、蔡維天、張榮興、徐嘉慧、魏美瑤、何德華 (主編)，*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 (頁 137-154)。臺北市：聯經。[Wei, M.-Y. (2016). Language mysophobia PK Language Cancer. In O.-S. Her, W.-T. Tsai, J.-H. Chang, K. Chui, M.-Y. Wei, & D. V. Rau (Eds.), *Language Cancer? The views of linguistics* (pp. 137-154). Taipei, Taiwan: Linking.]
- Brown, P., &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rian, S. (1979). The role of redundancy in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System*, 7(1), 47-59.
- Gao, W. (2012). Nominalization in medical papers: A comparative stud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4(1), 86-93.
- Grace, H. A. (1956). Confidence, redundancy, and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16.
- Halliday, M. A. K., & Martin, J. R. (2004). *Writing science: Literacy and discursive power*. London, UK: Taylor & Francis.
- Hu, Z. (2002). The role of process and nominalization in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G. Huang, Z. Wang, & R. Yang (Eds.), *Discourse and language functions* (pp. 26-33). Beijing, Chin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Sword, H. (2012, July 23). Zombie noun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2/07/23/zombie-nouns/?\\_r=0](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2/07/23/zombie-nouns/?_r=0)
- To, V., Le, T., & Le, Q. (20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minalisation in IELTS writing test pap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1(4), 15-21.